

新潮文庫 232

沙特文學論

一九六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

沙 特 著 劉大悲 譯



新潮文庫

232

沙特
劉大悲譯著

沙特文學論

志文出版社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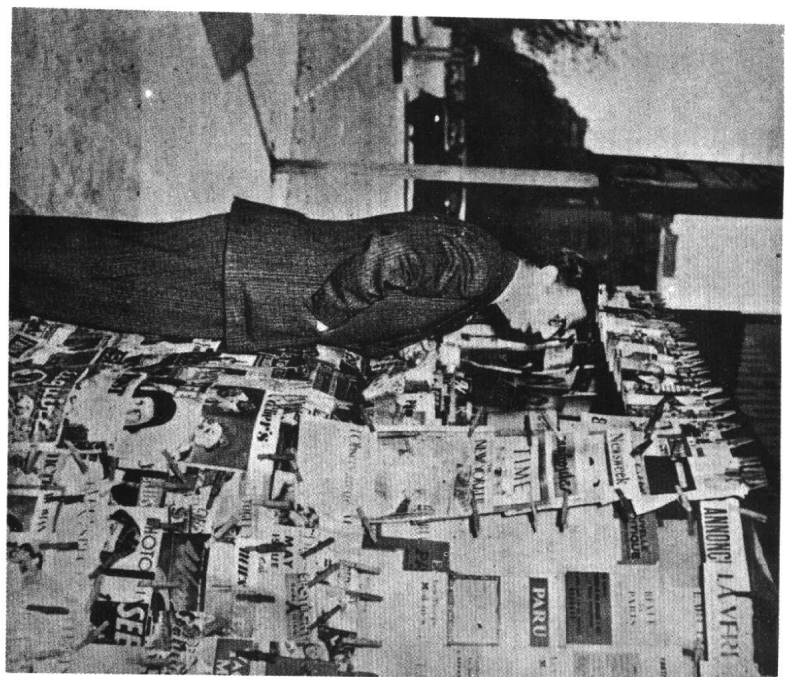
沙 特 文 學 論

新 潮 文 庫 2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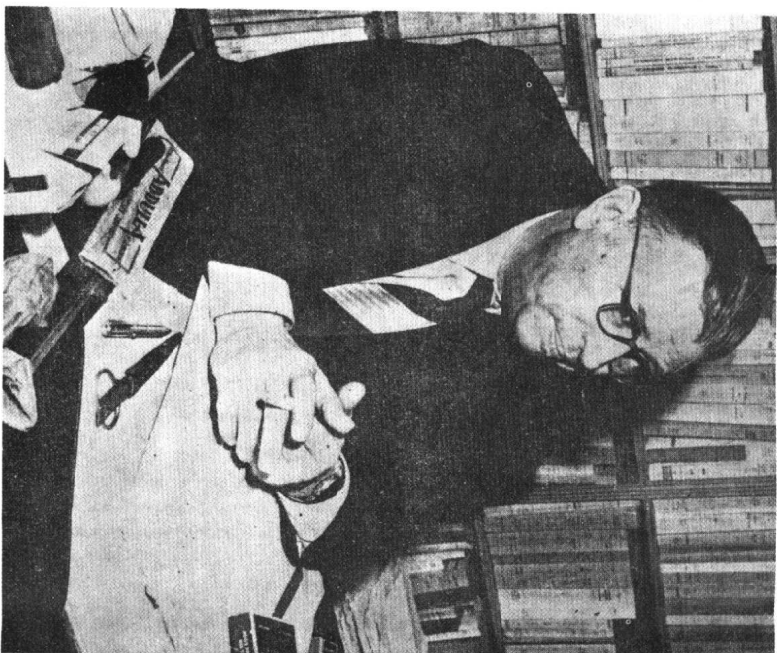
原 著 者	沙	特
譯 者	劉	悲
發 行 人	張	清
出 版 者	志 文 出 版	社
地 址	臺北市天母一路40街8巷6號	
郵 政 劃 撥	六 一 六 三 號	
電 話	8719141・8719151	
初 版	中華民國六十九年 七 月	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0950 號		

定價 60 元 志文

(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)



在書報攤瀏覽看書報雜誌的沙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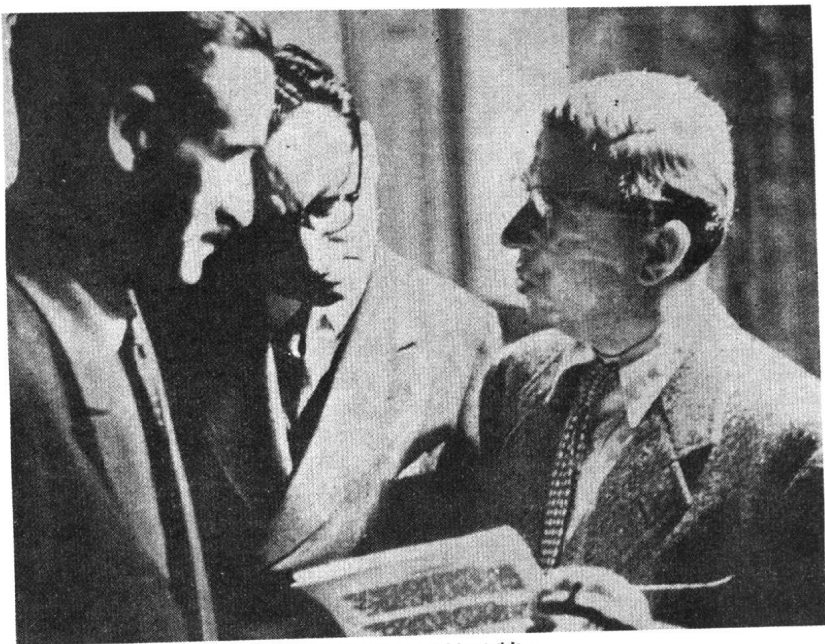


法國存在主義者：沙特(Jean-Paul Sartre, 1905～1980)。

作者簡介

沙特 (Jean-Paul Sartre, 1905~1980) 當代法國最負盛名的存在主義大師。畢業於著名的巴黎高等師範學校，本來以當一名文學教授為職志，因讀柏格森的一本哲學著作，遂轉而致力於哲學之研究。二次大戰被徵召入伍，為德軍所俘虜，後潛逃返回巴黎，參加抗德運動。其哲學名作『存在與虛無』已被公認是哲學史上不朽經典之作。小說『嘔吐』『自由之路』、劇作『蒼蠅』『髒手』『可敬的娼妓』等皆為膾炙人口的名作。一九六四年榮膺諾貝爾文學獎，因拒絕領獎，頗受世人議論。一九七三年以降，眼睛因充血而失明，自此封筆放棄寫作，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五日夜病逝於巴黎。

譯者簡介：劉大悲 湖南攸縣人。生於民國廿年，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、政治大學哲學研究所，留學英國倫敦大學。先後執教於大專院校並從事譯述工作。譯有『禪與生活』、『叔本華選集』、『意志與表象的世界』等。



被訪問會談的沙特。



『賭』一書被拍成電影的劇照場面。

本書簡介

當代法國存在主義祭酒沙特已在一九八〇年安息了，在哲學史的殿堂中，已經有人把沙特和柏拉圖、萊布尼茲、斯賓諾莎和笛卡兒諸人相提並論。在法國思想界，沙特是伏爾泰以後最受議論、也是震撼力最強的一位哲學家，和上述諸位哲人丰采自然不同。他畢生從事哲學與文學，雙管齊下、花開並蒂，相映益彰。沙特一生致力於用具體表達的技法將文學與哲學並置一室，從哲學汲取靈魂，以文學爲其骨肉，娓娓道出現代人心靈之衷曲。他在這本『文學論』中精確地分析並探索寫作藝術的關係。全書分成三部分：(一)寫作是什麼？(二)什麼是寫作？(三)爲誰而寫？論點縝密精闢、條理井然，可以說是哲學家沙特暢論文學的現身說法。精采絕倫，值得細細品讀。

目 錄

沙特的生平和思想／代譯序	一
一、寫作是什麼？	二七
二、什麼是寫作？	六一
三、為誰而寫？	九一
沙特年譜	一八五

沙特的生平和思想／代譯序

沙特(Jean-Paul Sartre)於一九〇五年六月廿一日，出生於法國屬地阿爾薩斯。父親是理工學院畢業的技術人員，一九〇七年客死交趾支那，自幼失怙，母親是德語教授史懷哲的女兒。那有名的非洲之史懷哲博士，即是他母方的親戚。父親死後，他由母親及外祖父母撫育。外祖父是喀爾文教派教徒，外祖母却是天主教信徒。外祖父母每每在餐桌上爭論宗教問題，可能影響到沙特日後的無神論思想。他於一九一一年入亨利四世學校，受過五年的初級教育。外祖父特別溺愛他，自他六歲時就教他寫文章。一九一六年，母親再婚，繼父也是理工學院畢業的技師，爲拉羅契造船所所長，沙特也隨着繼父和母親搬至拉羅契，並轉學到拉羅契的中學，一直到一九一九年。一九二〇年，他回到巴黎，一九二一年通過第一次大學入學資格考試，次年通過第二次考試，入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預科，進修兩年，於一九二四年六月，獲准進入高等師範學校。他求知慾非常旺盛，日以繼夜博覽羣書。一九二八年高等師範畢業，參加教授資格考試，不幸落選。一九二九年六月，經朋友介紹，和波娃認識。七月再度參加教授資格考試，高中榜首。此時，與波娃的感情進展甚速。暑假中，因在避暑地每天和波娃會晤，而和她的父母發生衝突。十月，回到

巴黎，搬出高等師範的宿舍，住入聖·傑克街的祖父母家。他向波娃提出兩年同居契約，獲得她同意。十一月初旬服兵役，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。這期間，依然勤於讀書和觀劇。一九三一年退役後，前往雷哈佛高中擔任哲學教授，直到一九三六年為止。一九三一年，他曾考慮和波娃正式結婚，但她反對。此年，他完成『真理傳說』，並於暑假和波娃同往西班牙旅行，於九月末同雷哈佛。波娃則前往馬賽任教。一九三三年一月，希特勒當總統，納粹的威脅廣及法國，夏天，他和波娃同遊義大利，目擊墨索里尼法西斯黨徒橫行。一九三四年，在胡爾塞的直接影響下寫作『自我的超越性』。此時，『嘔吐』一書已略具面貌。這本書起先擬以 *Melancholia* 命名，這本小說的舞台布維爾，便是雷哈佛。一九三三年至三四年間，沙特曾到德國柏林法國學院留學研究。他說曾經直接受教於海德格，可能就在此一時期。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間，他着手研究想像力問題，由此也對夢、幻覺、異常知覺等發生興趣。二月間，他由朋友注射梅斯卡林，在幻覺狀態中，受蝦、蟬魚、蟹等的強迫觀念所苦。這以後，感覺稍為錯亂，也有輕微的神經衰弱現象。以後的日子，他變得沉默、抑鬱。三月間，他和波娃去義大利旅行，八月以後，神經衰弱現象也已痊癒。一九三六年，到蘭市中學任教。他於此年完成 *Melancholia*，經朋友介紹到卡馬里爾出版社，被拒。但却在「哲學研究」發表『自我的超越性』，同時也由PUF出版第一本哲學論著『幻覺』。一九三七年，他自轉巴斯德中學任教，並撰寫短篇小說『牆』。五月，他再度

經由朋友介紹，和卡馬里爾出版社交涉，答應出版 *Melancholia*，出版社建議把書名改爲「嘔吐」。撰寫短篇小說「房間」，並在七月號的「新法蘭西評論」發表「牆」。同時他在巴黎租屋和波娃同居。此年秋天，他專心研究現象學的心理學。一九三八年，發表「房間」和「密友」等作品，並出版「嘔吐」。在哲學論文方面，一九三八年發表「心像的志向構造」、一九三九年發表「情緒論素描」。一九四〇年出版的「想像力問題」，可說是「存在與虛無」一書的先驅，已顯露出沙特極富獨創性的思索和分析力。一九三九年，第二次大戰發生，他也參加動員，但於翌年六月，法國軍潰敗時被俘。當時的狀況，在小說「自由之路」中有翔實的描述。一九四一年四月，因被認定爲平民而獲開釋，回巴斯德中學任教。其後，自一九四二年至四四年，在康道中學任教。他的最主要作品之一的「存在與虛無」一書，於一九四三年，也由卡馬里爾出版社出版。當時，他已因「牆」「密友」「房間」等短篇小說，和哲學小說「嘔吐」等奠定了地位，其後在納粹佔領下的巴黎發表象徵劇「蒼蠅」和「沒有出口」二劇，在戲劇界也使他聲名大噪，一九四五年發表長篇小說「自由之路」的第一部「理性的時代」和第二步「猶豫」，而獲得決定性的成功。沙特可說一夜成名，這是他始料未及，也是違反本意的。一九四五年秋天，他的演講「存在主義是人文主義嗎？」，並於翌年改成「存在主義就是人文主義」出版。這本書便是無神論存在主義的宣言。他於一九四五年十月，自任主筆，創刊「現代」雜誌。這份雜誌，同人雖然屢有更

送，却一直維持下來。他也於此年，離開了教壇。

沙特離開教壇的這一年，實際上也是他的轉變期。這以前，他是一位作家、評論家和記者，在各方面打開了他的路。以前讀過『嘔吐』的人，誰會想到像主人公洛康丹這樣一位拘謹、唐突而虛心坦率的作者，這時已變成一位世界公認的思想指導者，因此難免也有一種懷思之情吧？

一九四六年以降，沙特曾經廣泛旅行，去過美國、非洲、冰島、北歐諸國、蘇聯、中國大陸及日本等，他在各方面的活動也非常活躍。寫作方面，他於一九四九年，出版長篇小說『自由之路』第三部『靈魂中之死』，至於完結篇的第四部『最後的機會』似未完成，只在『現代』發表其中的一部分『奇妙的友情』。戲劇方面，一九四六年以後，曾發表『沒有葬禮的死者』『可敬的娼妓』『髒手』『魔鬼與神』『芮克拉索夫』『阿爾托那的幽禁者』等，在電影劇本方面，有『賭注』『齒輪』兩篇外，也根據阿塞·米勒原作『坍塌』改寫成『塞里姆的巫女』。評論方面，作品的數量更為驚人，主要的有一九四六年的『笛卡兒』『猶太人問題的考察』，一九四七年有評論集『狀況（一）』『波特萊爾』，一九四八年有評論集『狀況（二）』包括『文學是什麼』，一九四九年有評論集『狀況（三）』，以及與路塞、洛桑達兒兩人合著的『有關政治的談話』，一九五二年有『聖米芮——喜劇演員同時也是殉教者』，同年八月有『覆卡繆』，一九五七年有『史達林的亡魂』等。這一年，他也為波蘭的雜誌撰寫『一九五七年的存在主義的狀況』，在『

現代」上發表「方法的問題」。一九六〇年四月，出版巨著『辯證法的理性批判』第一卷「實踐總體的理論。一九六三年，出版自傳的第一部「語言」，一九六四年出版『狀況（四）』等。

沙特的文學，是富有現代性的。沙特自從第二次大戰之前就有作品發表，但形成他特性的各點，却是經過戰中、戰後，造成了一九四〇年代和一九五〇年代法國文學的新潮流。這些特長的主要面貌，就是文學和哲學的融合，以及文學和歷史的混淆。當然，在沙特以前，並非沒有哲學性或歷史性的小說，但是在沙特方面，哲學和歷史觀不但和作品中人物的存在和生活息息有關，和文學家沙特本人的存在理由也有獨特的關連。不然，沙特盡可以專門發表哲學論文，參加政治運動，而不必寫小說和戲劇。其實，他也有那種堅毅的思考和活動的實行力。他之所以不得不借助於虛構和想像，來做文學的表現，是因為他是一個不斷追求真實的哲學家，是一個有能力正視並分析現實的行動家。這些追求和分析，有一些部分是需要用文學的形式來表現。沙特曾經發表『存在與虛無』和『辯證法的理性批判』等哲學巨著，同時也經常對現代法國政治、政策、政黨的動向等時事問題發言，並做政治性行動。這和他的文學有不可分離的關係。所以說，在他的世代，很少有人像他在文學、哲學和政治各方面，都那麼活躍，並始終保持一貫的思想立場，渾然成爲一體，形成他的存在理由。他在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作品和思想都有所變化和進步，但由於這一切都基於他的本質而行，所以做爲一個文學家、思想家或行動者，他是有其一貫性的。

本文中，我們可以依據他文學的成長過程，來探討他的本質及其表現方法的異同。

雖然沙特的作品特質，是文學和哲學的融合，但他並不以小說或戲劇來說明或解釋哲學。他的文學雖然帶有歷史性，但他並不在割述時代的平面，不是用觀念去批判歷史，也不預言未來。沙特的作品，永遠是現實的，也永遠屬於現在。對他而言，現實永遠是曖昧不明的，現在永遠是搖晃不定的。他決不在作品中斷言、批判，也不企求哲學的明晰性或歷史的確實性。與文學方面的作品正相反，他的哲學論文、文藝評論、時事評析等，不但明晰，而且有斷言和批判，但以不安定的人或政治為對象時，就難免有矛盾和不明確性了。這倒不是他論文的缺點。他的思考雖然立足於根源性的基礎上，但因為所論的對象是現代的現實，矛盾和不明確自是難免的。正因為這個理由，沙特的論文有時未免濃密而難解，但對讀者而言，却是富於啓發性的。譬如說，他的兩本書：一九四七年所寫的『波特萊爾』和一九五二年的『聖米芮』，都是以惡德詩人為對象，前者所寫的是一個人性敗壞的詩人，後者所寫的却是把罪惡提升到聖性的作家。這便是沙特的特質。

在沙特的作品中所看到的矛盾和不明確性，並不是他的缺點，而是他對現實和人的把握方法而生的。如除去這些矛盾和不明確性，他的思考便不能成立，他的作品就完全失去光澤。他的矛盾和不明確性，並非來自邏輯的不完備或表現的不足，而是由於他要捕捉變化莫測的現實和不安定的人的存在所導致的。他思考、寫作，並活在人生的不安定、變化、矛盾和不明確性之中。沙

特並不相信唯一不變的真理和天賦的人性。他相信真理和人性都是各人逐漸造成的。各人必須思索和行動，順應時代和狀況而形成自己，創造歷史。但在這之前，必須先看清時代，正確把握狀況，而後再進一步，考察更根本的問題：什麼是人的存在。因此，沙特以哲學出發，一邊撰寫哲學論文，一邊以文學作品探索人的存在條件和現實狀況，進而參與政治、企圖改造歷史。他雖然在政治方面一再遭遇失敗和挫折，但他還是不斷地反省和思考，並不放棄行動，在歷史潮流中，重新考察人和社會的根本問題，發表作品和論文。

依照沙特的看法，人的存在充滿了矛盾、不明確和不安。這是因為他否定神的存在，認為人有為所欲為的自由。他深深知道，對人而言，沒有比自由更可怕的东西了。人雖然期望自由，也認為能夠自由行動，實際上却受着各種法律、規約和習慣所羈絆。人類是受某些條件所羈絆的存在，這便是人類的宿命。但是許多人却不願意去思考，當人類為了真正的生活應如何處置這些束縛，而這些束縛對人類想保護其根本性是否構成阻礙的問題時，就是願意思考，也不願意深入，常常半途而廢，與法律、規約以及習慣等妥協起來。盲信神的教義的人，事事聽從他人，不利用自己的自由於自由行動。他們並未感覺到人類存在的根本性矛盾、不明確性和不安。沙特稱這種人為資產階級，是「無用的人」。不懂得反省，沒有進取心，只知道依賴神，盲從教義和道德的人，都是資產階級。人可以自由做任何事情，表示人可以受任何的偶然所左右。人在各種條件和

狀況之下偶然存在，並且賦予可怕的自由，就必須用自己的意志來決定自己的行動，這便是所謂的人。這是沙特的想法。他所有的思想，都是由此出發，而後寫成小說、戲劇和論文。所以，不管是作者本人，或者是作品中的人物，都必須徹底追求自己所處的狀況和所給的條件。他必須從形上學、從歷史、從社會、從心理方面去追究這些條件和狀況，並以人類最重要的課題「何謂自由」、如何獲取自由等做為他全部著作的主題。沙特雖然不願意和那些依順既有道德、思想或信仰來說明「人應如何而生」的道德家或人道主義者妥協，成為一個順應主義者，但他的作品都會必然地碰到「人應如何而生」的問題，而且偏重倫理，所以他本人實際上也是一個道德家，一個人道主義者。他本人雖然不信神，他的家庭却是嚴格的德國系清教徒，可能他自小就不知不覺培養成一個有倫理傾向的人。他母親的堂兄便是那有名的非洲之父史懷哲，這也正暗示他遺傳中有那種性向。在名義上，他和早逝的父親，以及母親再婚的繼父，都是天主教徒，但在精神上，他却繼承了母親方面更多的新教徒血統。這可由他的言論經常含有倫理性一點獲得證明。因此，他經常在作品中處理善和惡的問題，以及神和魔鬼的問題。他雖然不信神，却經常論及神這絕對者的存在，也表示他尚保留着基督徒的一面。對他而言，神的存在，會妨碍人的自由思考和行動，所以不管他在討論其他作家的時候，或談論作品人物的時候，總是刻意渲染人和神的對立。沙特本身雖然可以斷言「神已死亡」，但因為其他多數的人，尚受神或相當於神的絕對者的亡魂所蠱

惑，所以他的作品或論文中自然要出現神。他在道德論中論及善與惡時，也一定會有基督教的神登場的吧。沙特曾寫一本叫『聖米芮』的傳記。他明知竊盜詩人米芮是惡的象徵，而且還認為米芮應該是惡中之惡的人，他却把他寫成惡的「殉教者」，並給這個活人冠以「聖者」的尊號。雖然沙特有反諷的意味，却也可以證明沙特並沒有忘記神政世界的序列。

沙特的初期文學作品，以一九三八年所發表的『嘔吐』最為重要。當時，『存在與虛無』這本巨著的構思尚未完全成熟，『嘔吐』可以說是沙特的摸索性作品。但作者的態度和作品人物的位置，却已經至為明確。他決不會在這本小說中，記述小說性的事件，描述男女間的糾葛，也不以家庭、社會、歷史等為問題，自始至終，完全以洛康丹這個孤獨的知識人為中心，用日記的體裁，描寫存在意識的覺醒。對主角而言，以寫日記的方式，來認知自己意識的微細變化，是唯一的存在理由，對作者本人而言，這種創作，對於他以後的發展，也是很重要的嘗試。開始時，主角先從生理方面，把握自己對事物或他人的感覺和印象的變化，並予以表現出來。他不像普通的哲學家，只在頭腦中思索，只運用語言組成理論，而是以觀察事物的人為中心，透過他的視覺、觸覺和聽覺，去探索「存在」的意義。當他手握煙斗或刀叉的時候，或和朋友握手的時候，在手掌中會有一種「想吐」的感覺。這時，他會自問這種想吐的感覺到底是什麼，為什麼會發生等問題，而後感覺到事物和他人的存在，進而清清楚楚地認識到在這些事物或他人的存在中，自己存